



# 中国古代丝绸 设计素材图系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EMBROIDERED ACCESSORIES

## 小件绣品卷

赵丰◎总主编 俞晓群 王露芳◎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小件绣品卷 / 俞晓群, 王露芳编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308-18217-1

I. ①中… II. ①俞… ②王… III. ①古丝绸—丝织工艺—中国—图集 IV. ①K876.9-64 ②TS14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164号

本作品中文物图片版权归各收藏单位所有, 复原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

##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小件绣品卷

俞晓群 王露芳 编著

---

策 划 包灵灵 张 琛  
责任编辑 包灵灵  
责任校对 董 唯  
封面设计 赵 帆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217-1  
定 价 18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总序

赵丰

丝绸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自起源之日起，丝绸就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她是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先人们栽桑养蚕，并让蚕吐丝结茧，巧布经纬将其织成锦绮，还用印花刺绣让虚幻仙境和真实自然在织物上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就有着无数项创造发明的专利，其中最为巧妙和重要的就是在提花机上装载了专门的花本控制织物图案，这直接启蒙了早期电报和计算机的编程设计。同时，丝绸印染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汉代的雕版印花技术是最早的彩色套印技术，对印刷术的发明有直接的启发；而唐代的夹缬印染技术也是世界印染史上的一大创造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另一方面，丝绸更是一门艺术，一门与时尚密不可分的艺术。衣食住行衣为首，蚕丝纤维极好的服用性能和染色性能，使其色彩远较其他设计类型如青铜、瓷品等更为丰富。所以，丝绸能直接代表服用者的地位和特点，能直接代表人们对时尚和艺术的喜好；丝绸的艺术为东西方所推崇，成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最受推崇的艺术设计门类。

与其他门类的文物相比，丝绸在中国历代均有丰富的遗存。最早的丝绸出土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在商周早期的各种遗存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丝绸的实物。而完好精美的丝绸织绣服装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如湖北的江陵马山楚墓、江西的李家坳东周墓。汉唐间的丝绸出土更是数量巨大、保存精好，特别是汉唐间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丝绸更为重要，其中包括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丝绸珍品，丝绸图案中也体现了两种艺术源流的交融和发展。宋、元、明、清各代，除相当数量的出土实物外，丝绸还有大量的传世实物。这些实物一部分保存在博物馆中，特别是如故宫一类的皇家建筑之中，另一部分保存在如布达拉宫等宗教建筑之中。这些丝绸文物连同更为大量的民间织绣，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丰富的实物遗存中，丝绸为我们留下了极好的设计素材，成为我们传承和创新的源泉。因此，由浙江凯喜雅集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联合浙江大学、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高等院校，根据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要求，我们申报了“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2013BAH58F00），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加强高新技术与织造、印染、刺绣等中国传统工艺有机结合，研究建立文化艺术品知识数据库，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在传承民族传统工艺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让古老的丝绸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的项目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年底恰好三年，已基本完成。项目包括三个课题：一是丝绸文物信息提取与设计素材再造方法研究，二是丝绸文物专家系统研发，三是丝绸文物创新设计技术研究与技术示范。其中第一部分是中國丝绸文物的基本素材的收集与整理，这一课题的负责人是周旻，参与机构有中国丝绸博物馆、东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其中设计素材部分的主要参加人员有王乐、徐铮、汪芳、赵帆、袁宣萍、苏淼、俞晓群、茅惠伟、顾春华、蒋玉秋、孙培彦等。我们按照收集的材料，把所有的设计素材整理分成十个部分出版。

这里，我们要感谢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提出这一文化科技创新项目的设计，感谢浙江省科技厅对我们申报这一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项目中三大课题组成员的相互配合，特别是感谢第一课题组各成员单位齐心合作，收集整理了数千件中国古代丝绸文物的设计素材。最后，我们也衷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贯支持，使得这一图系顺利出版。我们期待，这一图系能为祖国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 民俗之美——明清小件绣品刺绣纹样

俞晓群

2013年年初，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持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3BAH58F00）课题，浙江科技学院团队参与其中，承担了项目的子课题——“纺织品文物实物分析（纹样提取）”。根据课题研究内容的划分，我们承担的课题研究对象为传统民间小件绣品，重点在于梳理民间绣品外在的美感属性，剖析其内在的造物精神、审美价值等文化内涵。博物馆收藏和学界，向来比较重视宫廷庙堂刺绣和文人书斋刺绣两类绣品，而忽视民间乡野绣品的收藏，这就为实物资料的收集带来了难度。课题组在持续3年的查找下，收录了1000多件民间小件绣品馆藏文物和传世作品的资料，主要为明清时期的绣品，品类比较庞杂，有肚兜、云肩、挽袖、假领、帽子、枕顶、荷包、香囊、扇袋、镜心等多个品种。对此我们进行了实物分类、采集与提取，继而解读其工艺技法、造型结构、色彩组织、艺术风格等基本信息，建立资料卡；再从审美角度出发，选择典型性纹样300幅，结合平面绘图软件对图案进行提取、绘制和复原整理，构建小件绣品纹样数字信息库。在此基础上，细绎纹样视觉要素的演变规律，尝试将绣品置于历史的经度和文化的纬度中还原其生成的脉络，以绣品的品类和功能特征为脉络，剖析传统手工艺的造物意念、造物手段和造物寄寓，借此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生命力及其作为民族符号的当代价值。

我国传统刺绣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自身发展的脉络与体系。它以艺术与生活、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形式，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诉求、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价值观念，呈现了历代传承而又融汇于生活之中的审美情趣和多样化的地域风俗习惯，因此是中华文明最为生动和完整的文化形态之一。《考工记》中有“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的记载，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有“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南朝宋沈约有诗句“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宋代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



泥带》里的新嫁娘玩笑间有“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唐代白居易有诗云“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秦韬玉赋诗《贫女》“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翻开历代诗词文赋，闺阁女红情韵跃然纸上，像沉寂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抹色彩，提亮了一幅幅活色生香的生活画面。

民间绣品是传统女红代表性作品的一部分。传统刺绣工艺在明清时期获得极大发展，不但朝廷重视，百姓喜爱，流传及其广泛，而且花色品种之多、技艺之精、应用之广，均超过了前代。在这个时期，不同民族、地域的民间刺绣作品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活习俗等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风貌，绣女们以其无尽智慧创造出种类繁多的刺绣针法，形成了刺绣工艺品类万千、百花争艳的崭新局面。从总体上看，明清绣品基于风格和地域因素形成了蜀绣、苏绣、湘绣和粤绣四大名绣，以及京绣、鲁绣和潮州绣等。明清绣品在功能、造型、符号意象、技法等方面呈现了鲜明的审美特征，在题材、主题、寓意上形成了丰富的内涵、稳定的意象符号体系和鲜明的文化特征，标志着刺绣工艺的专门化与成熟，也代表了我国刺绣工艺和手工艺发展巅峰时期所具有的水平。

## 一、民间小件绣品的审美特征

民间绣品在色彩、造型、图案纹饰及其组合方式等各个方面，有别于宫廷绣品、文人绣品，呈现了自身鲜明的特征。从生产形式、功能及审美特点来看，宫廷绣品通常指向在官营织造局体系的组织下，以满足宫廷贵族实用与欣赏需求为目的，以精美、奢华、绚丽为特点的织绣品；文人绣品则多流行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之中，与其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相契合，在功能上偏重于欣赏，在风格上与明清文人特有的人格特征及道释思想相一致，体现为温文尔雅、含蓄内敛的特点；而民间绣品则来源于民间自发的、家庭式的(以婆媳、母女间的传承为主)生产形态，除了满足自身、家庭所需，也通过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商品经济环境提供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本阶层的更为广泛的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了民间绣品的发展。民间绣品在功能上主要以生活日用为主，欣赏为辅，具有自然、朴实和耐用等特点。

具体而言，在色彩配置上，民间绣品既有大胆鲜活的配色，也有温情含蓄的营造，往往呈现了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个人的色彩倾向。通用的色彩常以“蛋青”“天蓝”“枣



红”“桃红”“竹绿”“葱白”“橘黄”等命名，更多显示对自然物象的模仿，并且蕴藏着女性对自然物象的审美感受。配色较多采用青、赤、黄、白、黑色系中的饱和色，以及绿、紫、褐色系，配色效果丰富多彩，质朴而灵动。李渔《闲情偶寄》中记载的“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形象地道出了民间绣品的配色特点。在造型上更是不拘一格，除了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还根据对象的特征大胆出新。以虎符造型儿童肚兜为例，除了使用了传统中较常用的“正面律”及平面化等表现手法，更通过对装饰性元素的刻意凸显，增强情感的表现，例如将老虎的轮廓边缘饰以黑色粗线，使之更具平面感，再饰以各色贴布、云纹及浓淡不一的绣线纹理，不仅营造出虎虎生威的神韵，更使之显现出活泼的生态，体现了女性主体观照自然物象的独特视角。在图案纹饰上，则更突出符号的“外向性”所指，注重实体意象给人的感性体验，使寓意传达与勾连主体日常生活经验之间获得平衡，在形象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除了以鸳鸯比拟恩爱，以鱼纹暗喻年年有余，以鱼、娃娃与莲花组合寄寓连年有余、生生不息的理想，以植物“三多”——石榴、佛手、寿桃合成的图案比拟多子、多福、多寿等较为“规范”的表征方式之外，又如在女红云肩、暖帽等服饰品中经常演绎的蝴蝶主题，尽管不如宫廷绣品中常见的凤、麒麟等显贵，也不如文人绣品中的鹤、猿等那般超凡脱俗，但更具平民性，更为亲切；而在图案排列、组合等程式上，尽管不如宫廷绣品与文人绣品那样考究，但通过蝶恋花、彩蝶飞舞等纹样，在整体语境的情意传达上反而更胜一筹，更能够表达女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寄寓，体现民间绣品题材相对活泼、自由的属性。

## 二、民间小件绣品的文化特征

民间小件绣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女红文化形态。它不仅广泛地实现了女红在“器物”方面的实用功能，体现了最为普遍的大众需求，还在造物文化上折射出女红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最具有民俗性的一面。如果说宫廷绣品与文人绣品侧重对“艺术性”的追求，有时难以逾越统治阶级、精英文化与大众之间的审美沟壑，那么广泛地存在于乡野之中的民间绣品，则以其“民俗化”的审美价值、文化功能显示着女红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一方面，民间绣品继承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造物寓意”的价值功能与意象建构方式，在纹样与造型上大量采用象征、人格化、表情性字符与谐音式假借、表象、比拟等一系列手法，借用不同的物象来表现不同的寓意，形成了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审美价值



体系；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工艺技术、设计巧思、精神寓意等，体现了多重文化价值，而这些价值的内核，亦即赋予其灵魂的，不是那些精巧的工艺或是赫赫有名、流芳百世的工艺大师，而是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孕育和承载着女红文化的生活智慧、生活情感。

民间绣品在审美价值上是以“真”为核心的，而在审美体验和艺术表达的特质上则是以“趣”为主导的。“真”体现了对生活真实的关注、对生命真诚的体验和审美过程中情感释放的直接性。虽然民间绣品在造物层面上是功利性的，但在情感表达上却是非功利性的，在主体生命的体验形态上显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们往往比那些恪守成规的宫廷绣品以及受某种艺术观念引导的文人绣品更加贴近主体本真的情感体验；同时由于它们在文化功能上始终是与实用相融合的，因此更侧重于表达审美主体对现实生活的愿望和欲望，也因此成为直抒胸臆的审美载体，这也正是民间绣品文化品质的可贵之处。正是借助这种“真情”的灌注和流淌，民间刺绣艺术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在形式上呈现为纯朴、自然、意味绵长的“浑化”之境。

“趣”则契合于现实生活的愿望和欲望的个体表达，在艺术形式上呈现为感性、活泼、随意以及时尚的特点。这种“趣”中蕴含着一种富有生活气息的“谐趣”，其基本内涵是“轻松”，即通过一种更趋于感性的、视觉的审美体验方式达到具有游戏性的审美效果。民间女红艺术的这种“趣”与刻意追求艺术形式、风格和审美品位的精英文化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它借助形式语言（如线条、色彩、节奏和布局等）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审美风格充分展现其朴拙洒脱的气质。

### 三、结 语

自古以来，民间绣品不仅满足了日用所需，还以多样化的形式满足了女性在审美、精神、情感等多个方面的需求，蕴藏于造型、图案背后的，不仅是制作者的巧思、巧工，还有其对生活的感受和愿景。绣品的创造主体主要为女性，这就使绣品一方面体现出封建社会主流的男权思想对中国女性伦理道德以及性格、人格特质的塑造；另一面也促使女性通过含蓄的象征表现手法，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和愿望。与这种文化功能相符，民间绣品在形式语言上既遵循传统社会文化的基本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使女红成为塑造女性社会身份和主体意识的一种媒介，同时也曲折、隐晦地传达着女性群体的现实理想、



人生价值。与此同时，它在审美范式上也形成了与女性生理和心理结构相符的艺术特征，即通过将内心对世界的理想托形于外，以形象化的特征来转述内心情感世界，实现了女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生命情调的交融深化，注重对现实生活物象的感性体验和唯美呈现，而这一点在民间绣品上得到了集中呈现。

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和传承，明清绣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滋养着千万百姓的生活，实现着其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聚集着一代代手工艺人的智慧和情感，积淀着人民群众的审美向度与心理诉求，呈现了中国古典艺术与民间工艺在意象思维、符号体系上的集体意识和共性特征；母女、婆媳世代传袭积淀下来的审美定式，心手相连、一针一线的手作，融入了女性特有的细腻、精巧与智慧；而璀璨多姿的形式、丰富多样的技艺以及质朴灵动的风格、远离庙堂亲近生活的特征，使之凸显出独有的精神内涵与美学特征。生长于民间的绣品，以其丰富、鲜活、生动、广泛的审美实践活动，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形态，谱写了宫廷庙堂、文人精英艺术无法替代的历史，为当下中国设计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资源宝库。

因此，作为历史文化代际传承、发展的见证，民间绣品并非一种孤立存在的工艺技术形式，而是依存于特定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生产水平，全面呈现着特定时代、民族、地域文化背景中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道德伦理、宗教等诸方面的内涵与观念，是对地方社会文化传统、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文化风俗生态以及自然地貌特点的生动、完整呈现，是对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反映。那一件件绣品上精美绝伦的技艺，更是智慧、情感、精神的承载，是有灵魂的活性载体。它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物之本真的洞悉与审美体悟，也是对日常生活的经验累积与情感维系；其工艺之精巧中无不潜藏着对自然的眷恋、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实现着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对自身身份的塑造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目录

服饰品



... 1

家居饰品



57 ...

其他用品



... 89

164 ... 文物图片来源

后 记 ... 165



# 服饰品





# 1 折枝菊花纹



清代晚期：两色平金绣挽袖

私人收藏

该绣品为京绣作品，采用了小件绣品中常用的平金绣工艺，即以纤细的丝线将金线盘钉的线条或图案固定在地料上形成花纹。绣品中用黄白两种丝线，黄色表示金线，白色表示银线，巧妙地利用丝线的变化形成几种色彩的效果，增加了绣品的色彩层次。这种工艺的形成年代较晚，一般在清代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采用这种绣法。流行区域主要在北京、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较少出现。该绣品的主体纹样为折枝菊花纹样，菊与梅、兰、竹通常被称为传统文化中的“四君子”，被赋予素洁高雅的品性。



## 2 折枝牡丹纹



### 清代晚期：京绣平绣挽袖

私人收藏

此为京绣挽袖，但也采用了苏绣针法。牡丹和叶子造型从外轮廓向里分层刺绣，中间留有细小的水路，行针具有短而密的特点。色彩过渡柔和，花瓣和叶子采用同类色，由内到外由深及浅，形成色彩和谐过渡的装饰效果。相对于苏绣和粤绣，京绣使用的丝线较粗，绣品显得比较厚重。挽袖中牡丹花的花瓣之间绣成锯齿状，以增加花朵的层次感，这种绣法体现了京绣的特征。牡丹素有花中之王之称，寓意富贵吉祥。



### 3 富贵平安纹



清代早期：五彩苏绣挽袖

私人收藏

此为苏绣挽袖，绣品年代比较早，以牡丹为主要题材，结合宝瓶等其他元素构成。这幅挽袖中牡丹花纹样造型肥美、丰满，色彩饱和华丽，构图规范，有较强的视觉装饰效果。工艺采用平绣、打籽绣、平金绣结合的方法，绣工精致，寓意富贵平安。



## 4 花鸟纹



### 清代中期：三蓝绣挽袖

私人收藏

三蓝是对应绣品纹样的色彩来定义的。绣品的刺绣方法依据色彩常用的有三种：五彩绣、三蓝绣和墨绣，三蓝绣的形成在清代中期。这款绣品用深浅不一的蓝色丝线绣成，花、鸟、枝叶、蝴蝶形象栩栩如生，整体效果素雅清秀，精致细腻，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